

基于国家安全学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

潘艳艳

(江苏警官学院 侦查系,江苏,南京,210031;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国家安全话语研究服务于国家安全治理,其基本任务是研究如何用话语来建构、维系、增强、消解、转化并利用安全问题来影响人们对安全的感知以及所采取的应对行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范畴和边界取决于国家安全问题,要基于新的国家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进行研究,其研究范围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学所涵盖的众多领域和话语分析的工具性决定了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必须采取多视角、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国家话语研究旨在以非强制方式来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对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来培养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凝聚人民共识和力量,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消除安全威胁,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国家战略服务。

关键词: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国家安全学;安全建构;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102-10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22)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国家安全主体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能力称之为国家安全能力,而实现这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话语能力,即国家安全主体在实现国家安全目标、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过程中,运用安全话语对言说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力(李文良,2022)。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1952)对“安全”概念的多维性进行了阐释,认为安全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即安全也许没有任何确切的含义,而这一模糊性使“安全”概念蕴涵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使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被滥用,成为妨碍公民权利、制造战争和分配资源的说辞。因此,安全研究实际上是围绕重新定义“安全”而展开(张海波,2016)。安全是一种话语,甚至威胁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其基本的理据是任何物质都无法离开话语的表征而独立存在(Dunne et. al., 2007: 204)。从话语研究的视角来看,话语是依托语言及其他符号模态进行的社交实践,话语可以建构、维系、增强、消解、转化并利用安全问题,从而影响人们对安全的感知以及所采取的应对行为。西方国家通过话语建构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普世价值”概念,神化了“选举民主”制度,打上“政治正确”的烙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通过“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导致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和衰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宣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能源饥渴症”甚上尘嚣,不断妖魔化中国形象,削弱中国在国际

收稿日期:2022-06-21

基金项目:江苏警官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学课程资源改革和建设”(1511522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江苏省第六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2022)3-16-524]的资助

作者简介:潘艳艳,女,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访问学者(2022—2023),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和国家安全学研究。

引用格式:潘艳艳. 基于国家安全学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J]. 外国语文,2023(1):102-111.

社会上的话语权。面对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亟需进行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以提高国家安全话语能力,从而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

我国目前的安全话语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适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施旭,2020)和研究范式,正处于探索阶段。施旭(2018)探讨了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以及相关的学术和实践问题。梁晓波等(2018)从国家的主体思想、发展道路、身份特质、文化自信、文明追求、话语权等方面阐述了话语体系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邵培仁等(2018)认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应以新现实主义为思考框架,提升对“安全”理解的道德高度、空间广度和文化深度,将立足点置于人类安危、世界风险普世感知和不同文化共同繁荣的基础之上,以协商、建议的话语原则取代抵制、歧视的话语偏见和压迫、排挤的话语霸权,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制衡西方偏执失衡的话语秩序,并逐步建构具有中国基因的世界安全话语体系。阚道远(2018)从政治安全的视角,探讨了西方国家建构“整体”话语霸权、“指数”话语霸权、“流行”话语霸权和“权力”话语霸权等一系列新动向及其政治影响,并提出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和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路径方法。施旭等(2021)从对话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以及文化关系六个方面探讨了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议从美国历史维度、社会的视角、从跨文化/文化关系的维度、从全球的视角或人类世界的高度来分析阐释材料。

以上研究对于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的启发性,但是由于对国家安全学缺乏深入的了解而略显空泛,在提高国家安全话语能力以及应对安全问题方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者应具有“超学科视野”,在深入了解国家安全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围绕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进行话语体系建设和研究,才能产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助力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本研究拟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特点阐述国家安全话语的研究议程,包括研究的范畴和边界、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

1 国家安全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半个多世纪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正在由一个体系外的大国转变成为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这一新的国家身份仍在形成和巩固过程之中,如不出现安全领域的意外事件,新的身份特征会得以继续加强(秦亚青,2003)。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其内涵和外延在冷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2015年7月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调整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的范围,共包括16种安全,即融合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2018年4月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意见》,提出了“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明确要求。2021年,“国家安全学”被教育部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为一级学科。目前,国家安全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实操层面还处于初始论证阶段。仅在二级学科的设置上,就有很多探讨,例如,刘跃进(2019)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学原理、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战略学、非传统安全学、情报学、边疆学等,在非传统安全学下设置反恐研究、国家信息安全管理、国家生态安全学、国家文化安全学等。高金虎(2022)则提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情报、国家安全法学、应急管理。李文良(2022)认为,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国家安全学,并以其为逻辑起点来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切中“危险和威胁”等国家安全问题,把国家安全理论建立在国家安全问题基础上,在突出国家安全学学理性的同时,更加彰显实用性、时效性。以国家安全问题横切政治、军事、社会、信息、经济、金融、生态、生物、资源、战略、管理、法律、公安、工程和技术等领域及其学科时,就会形成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属性。这些新的交叉学科构成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的基本内容,使其具有综合学科的属性。因此,国家安全学具有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属性,属于复合学科。

2 国家安全话语研究

2.1 国家安全问题决定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范畴和内容

不论是国家安全学作为一个学科,还是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都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初期,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如果说国家安全问题决定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定位(李文良,2022),那么这两者也决定了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定位。如果说安全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重新定义安全而展开(张海波,2016),那么,对内建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安全图景,对外传播中国协和万邦、共同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主张,不断调适自身的话语构造以维持安全话语生态体系的整体平衡(邵培仁等,2018)就是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意义所在。

国家安全学把国家安全问题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安全现象和规律作为其研究对象,明晰了国家安全学研究的范畴和边界,同时也给出了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范畴和内容。目前,我国的安全现状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参见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2022年出版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指出,国家安全问题是大安全理念的产物;明确了具体的安全问题,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领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国家安全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包括:

- (1) 16个安全领域以及二十大报告新增的“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 (2) 国家安全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安全保障体系、专项协调指挥体系;
- (3) 国家安全能力研究:国家安全教育、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培养;
- (4) 公共安全治理研究: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公共安全体系、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治理,行业安全监管、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应急力量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个人信息保护;
- (5) 社会治理体系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人民信访工作、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网格化管理、基层治理平台,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社会

治安整体防控、群防群治力量、社会治理共同体。

根据以上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内容,与这些领域相关的信息,包括一切以语言和其他符号为载体的信息,均为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研究内容。这些信息的获取渠道包括网络社交媒体和平台(微信、博客、播客、微博等)、官方文件、法律法规、纸质报刊、讲台、论坛、广播电台等。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情报信息收集和解读,在军事战略规划、兵力部署、军事通讯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金虎,2022)。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样存在各类情报信息,如经济情报、文化情报等。信息并不天生就是情报。信息既可以是物质运动状态及其变化的反映,又可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如信号、图像、数据、事实、性状、情况、态势以及显性和隐性知识等,而情报则是对信息的解读、判断和分析,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具有对抗性、战略性、智能性、增值性和行动性等特点。信息是原料,情报是产品。人们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生产用于决策活动的情报,即 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 化(张晓军,2017)。情报分析和研判其实就是一种话语分析,只有通过话语分析,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研判,才能把信息转换为情报,在国家安全治理中有着优化决策、战略预警、安全保卫、塑造态势等的作用。

此外,如果说传统的安全威胁往往被看成是一种“客观上”存在的外来军事威胁的话,那么非传统安全则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感受的,更是一种“主体间”互动的复杂过程(崔顺姬等,2010)。基于安全的主观性特征,我们认为,安全是可以由话语来构建的,通过建构大众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和形式进行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和社会舆论引导来进行安全治理。简而言之,分析、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建构和保障安全,是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2.2 国家安全话语分析的重点

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重点是贯穿于各安全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贯穿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之中。当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安全也必然受到威胁。操纵、控制他人的思想是话语的一种功能(辛斌,2012)。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从最先的发传单、广播电台、文学作品、留学资助,到后来的电影、电视、学术交流、颁奖活动,到现在的网络渗透,一直以来都存在,中国始终面临着意识形态风险,影响着政权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安全。黄友义(2019)指出,这方面成绩最为显著的是美国,美国于1953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任务就是“向世界讲述美国的故事”。署长每天与总统见面,参加早上与情报和外交领域负责人的通报会议。在整个冷战期间,该机构对传播美国文化,增加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构建美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形成美国文化国际网络功不可没。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外宣布局做了调整,将该独立机构划入国务院,由一位主管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专门负责,根据计划从事国家翻译,以传播本国故事,对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亟需提高国家安全话语能力。话语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各种“符号资源”被用来构建知识和再现事实的方式(潘艳艳,2020),即关注具体语境中态度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方式,揭露话语深层中唤起或传播的态度,并解读这种话语导致态度改变的方式(辛斌,2012)。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重点是贯穿于各安全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地位是否受到威胁,受到何种威胁,以及如何应对威胁。阚道远(2018)归纳了近年来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一些特点,包括:(1)从政治话语霸权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能源、网络等领域,建构“整体”话语霸权;

(2)从语言演绎归纳演变为操弄数据、模型,建构“指数”话语霸权,设定“普世”标准;(3)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展到网络娱乐空间和社会基层,建构“流行”话语,进行基层渗透;(4)从官方主导建构发展到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虚拟空间一齐发力,建构“权力”话语。西方话语霸权建构和影响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塑造心灵”“重构认知”的过程,包含从“概念生产”“话语包装”,到“媒体操控”“价值输出”,直至“思想占领”“文化收编”等诸多环节。目的是让非西方国家形成有利于西方利益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长此以往,必然会误导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威胁政权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因此,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生成机制、政治目的、现实危害、深远影响等,同时探索建构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中国安全话语体系,对外树立国家形象,对内争取人心,最大限度地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安全隐患。

2.3 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路径

施旭(2021)将话语定义为:在一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媒介进行的交往实践。换言之,社会历史背景、跨文化视角、对比分析、媒介分析等都是话语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话语分析和国家安全学的共同点是两者都属于交叉学科,尤其是国家安全学所涵盖的众多领域和话语分析的工具性决定了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必须采取多视角、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常用的话语分析路径包括:

2.3.1 批评话语分析(CDA)

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如“杂合”“商品化”“全球化”“身份”“反思”等;格兰姆西、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巴特等人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方面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辛斌,2021:10)。CDA学者认为权利和价值观内化于语言系统,因此,批评话语分析着重分析人们生成的符号和他们交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辛斌,2021:44)。CDA最常用的理论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1994)、评价理论(Martin et al.,2005)和认知语言学;最常用的方法包括文本对比分析、定量分析以及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与数据库的结合等。目前分析最多的话语类型主要是新闻和政治话语。

2.3.2 多模态话语分析和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

随着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新的交际方式和信息传播渠道,人们开始关注与语言相关的其他符号资源,可以说,多模态话语分析(MDA)是话语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本质上是话语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表意手段和符号资源纳入话语分析的范畴中,使得话语研究能够更加充分和全面。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路径,一个是基于社会符号学(van Leeuwen et al.,2011)和视觉语法(Kress et al.,2006)的路径;另一个是基于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和转喻理论(Forceville,2009;Hart,2013)的路径。为了突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社会关注,范·鲁文(van Leeuwen,2013)将研究重点从符号资源之间的关系转移到意识形态上,强调

多模态话语的“批评”性,将揭示多模态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为研究的主要目的,戴维·马钦(Machin)(2013)则直接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Multi-modal CDA),其目的是揭示各种“符号资源”被用来构建知识和再现事实的方式。

2.3.3 批评认知语言学

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是近年来批评话语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Hart,2014/2018)。和传统的以话语是如何产出为研究重点的批评话语分析相比,认知批评语言学更加注重听读者对话语的反应,注重心理实验,包括有声思想法、内省言语报告、眼动以及调查问卷的实验方法等。批评认知语言学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不同理论,如隐喻、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以及话语空间理论等,对语篇进行较为详细的微观层面的分析,关注语境中的语言形式的分析以及这些语言形式的意识形态、修辞或文学对听读者的影响,为话语提供了语境化和读者视角的解释,把话语结构与他们观察到的对话语消费者(包括听读者)的心理效果相关联起来,以心理和认知的术语描写话语的修辞和说服效果,关注话语所引起的认知过程所产生的效果(张辉,2021)。批评认知语言学注重实证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有声思想法、内省言语报告、眼动和调查问卷法。

2.3.4 多模态认知批评话语分析

上述三个研究路径分别是话语研究的三个维度,即认知、批评和多模态。鉴于话语的本身的复杂性和载体的多样性,单一维度的研究显然是有局限性的,需要构建多模态认知批评分析这一综合路径。这一路径的优势是可以根据文本的特点,将多模态、认知和批评三个维度有机组合,注重语类特征以及语篇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阐述,为后续分析的有效性奠定基础;在符号特征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认知分析;注重对比分析和批评,为多模态研究开启了更多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潘艳艳,2019)。目前的多模态认知批评分析,借鉴最多的还是隐喻和转喻理论,而话语空间理论(趋近化理论)(Cap,2008)、心理空间(Fauconnier et al.,2002)以及大脑模块分析(Chilton,2005)等认知语言学理论在多模态认知批评研究中的运用尚不多见。

2.3.5 综合学科视角下的国家安全话语研究

以上的研究路径为国家安全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话语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用到语料库方法、可视化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眼动实验、网络爬虫等方法和技术来收集和分析语料。在对分析和讨论的时候,还要冲出语言学的单一视角,根据所涉及的安全领域,与计算机技术、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生态学、情报学等其他学科结合,才能产出能够真正助力于国家安全治理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当前社会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社交平台的兴盛,信息传播快速,且视频、声音、文本(如新闻文本)还存在深度伪造的情况,断真假信息已经成为信息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

根据刘国柱(2022)的研究,深度伪造技术在许多行业具有积极用途,包括电影、教育媒体和数字通信、游戏和娱乐、社交媒体和医疗保健、材料科学以及各种商业领域(如时尚和电子商务)等,例如更新电影片段而不需要重新拍摄、可为任何语言的电影自动配音等。深度伪造技术也常用于娱乐,例如,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两人用中文合唱歌曲《我爱你中国》的视频。然而,还有一些恶意的深度伪造往往会给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带来严峻的威胁和挑战。例如,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合成的色情视频,不仅使一些影视明星受到伤害,还牵涉一些普通女性,带来了新的

性别安全问题;深度伪造还被用来抹黑政治人物,尤其是正在从事选举工作的政治候选人,从而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深度伪造也被用来对一些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做出不利的描述,不仅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形象,在国际舞台上给这些国家制造难题和困境。例如,201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期间,路透社发现了30起关于该事件的深度伪造视频:这些视频大部分是2017年印巴冲突期间发生在印巴两国一些城市的民众向对方抗议示威的场景,被人工智能技术处理以后,它们被有意错误描述为正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的视频片段。这些深度伪造的合成视频极大地刺激了印巴两国的民族主义者,导致事态升级。基于此,国家安全话语分析必须和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相结合才能解决信息真伪的判断问题。

2.4 国家安全话语的研究框架

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美国语言学家罗勃特·库珀(Robert Cooper)(2021)提出应该从八个方面来分析语言规划的范式:(1)什么样的实施者;(2)试图影响哪些人;(3)什么行为;(4)为什么目的;(5)在什么情况下;(6)用什么手段;(7)通过什么决策过程;(8)取得了什么效果。借用这个范式,面对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提出国家安全话语的研究框架:

- (1) 国家安全的责任人是谁;
- (2) 国家安全威胁试图影响哪些领域哪些人;
- (3) 什么样的安全威胁和风险;
- (4) 安全威胁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 (5) 在什么情况下受到威胁或者存在风险;
- (6) 用什么手段应对安全威胁和风险;
- (7) 通过什么决策过程应对安全威胁和风险;
- (8) 应对安全威胁和风险预防方面取得了什么效果;

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这一研究重点,国家安全话语研究的任务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探索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话语形式来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以及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此类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针对幼儿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大学阶段等不同阶段设计国家安全读本?如何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日(4月15日)宣传?通过哪些话语形式和哪些话语策略能够将国家安全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强化责任担当?如何采用亲民、有趣的宣传方式强化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通过舆情研究,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舆情和网络情绪的话语分析,助力网络安全治理。2019年1月25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2019)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情感是舆情演化的关键因素,民众之间的情绪传染能够驱动舆论的进一步发展。展开对网络情绪的分析和研究,能够有效揭示网络舆情发展走向,从而对社交网络进行有效监管和适度引导,为社会风险的预防和网络治理提供新的思路。此类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加强正能量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引领?如何

进行话语分析培训来培养一批具有正确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意见领袖,使他们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的话语手段和策略,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强化主阵地?

(3) 提供政府决策参考,为国家战略服务。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观念都在经历着调整 and 变化,这对于中国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秦亚青, 200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开展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研判,推进国家安全的科学决策。话语霸权建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统治和文化渗透的重要手段,是维护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和利益格局的重要意识形态支柱,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阚道远, 2018)。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话语交际是主要方式,如何建构国家安全话语来提高国际社会的认同、深入内化合作型战略文化以及保障经济安全等其他非传统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国家话语研究者要参与到各类智库的研究中,发挥话语研究者的专业优势,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进行国家安全情报信息研判? 如何进行国家安全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 如何用话语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如何培养训练有素、品质优秀、技能专业的全球传播团队和人员,使其具有与世界不同民族交往的话语能力以应对西方的话语霸权?

相比强制性的安全治理,如军事、公安、国安、武警等国家安全职能部门以强制力进行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以及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建构作为软性的安全治理也非常必要,其特点就是以非强制方式来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即通过对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来培养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凝聚人民共识和力量,消除安全威胁,提升国际话语权,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国家战略服务。

3 结语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2014)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作为一个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成立的学科,国家安全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存在问题,找到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化解安全方面的威胁,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话语研究旨在以非强制方式来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建构和保障安全。目前,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研究力量比较单薄、支撑平台少等问题(李文良, 2022)。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安全话语研究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和纲领,服务于国家安全话语能力的建设,为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提供文本收集、分析和研判的方法和手段,为国家安全主体实现国家安全目标、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 Cap, Piotr. 2008. Towards a Proximation Model of the Analysis of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 17-41.
- Chilton, Paul. 2005. Discourse Space Theory: Geometry, Brain and Shifting Viewpoints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78-116.
- Dunne, Tim, Milja Kurki & Steve Smith, 200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M].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Forceville, Charles. 2009. Non-verb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 in a Cognitivist Framework: Agendas for Research[G]// C. Forceville & E. Uriós-Aparisi. *Multimodal Metaphor*.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42.
- Halliday, Michael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rt, Christopher. 2013. Constructing Contexts Through Grammar: Cognitive Models and Conceptualisation in British Newspaper Reports of Political Protests[G]//J. Flowerdew. *Discourse and Contexts*. London: Continuum, 159-184.
- Hart, Christopher. 2014. *Discourse, Grammar and Ideology: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M]. London: Bloomsbury.
- Hart, Christopher. 2018. Cognitive Linguistic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G]// J. Flowerdew & J. E. Richardso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77-91.
- Kress, Gunther & Theo van Leeuwen. 1996/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 Machin, David. 2013. What is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4): 347-355.
- Martin, James R. & R. R. Peter.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M]. New York: Palgrave.
- van Leeuwen, Theo & Kress Gunther. 2011. Discourse Semiotics [G]// T. van Dijk.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07-125.
- van Leeuwen, Theo. 2013. Critical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G]// A. Chapelle.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Blackwell.
- Wolfers, Arnold. 1952.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481-502.
- 崔顺姬, 余潇枫. 2010. 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J]. *世界经济与政治*(1):84-96.
- 高金虎. 2022. 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J]. *情报杂志*(1):1-7.
- 阚道远. 2018. 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新动向及其政治影响[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1):87-91.
- 环球网. 2015. 2015 中国国际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全文)[EB/OL]. (2016-05-26) [2022-03-15].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LoGr>.
- 库珀, 罗伯特. 2021. *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文良. 2022.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J]. *国际安全研究*(5):3-29.
- 梁晓波, 武啸剑, 曾广. 2018. 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J]. *国防科技*(3):17-26.
- 刘国柱. 2022.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J]. *国际安全研究*(3):3-31.
- 刘跃进. 2019.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新思考[J]. *北京教育*(4):13-16.
- 潘艳艳. 2020. 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认知批评分析的发展综述[J]. *外国语文*(1):35-42.
- 潘艳艳. 2019. 多模态认知批评视角的军事新闻报道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22-30.
- 秦亚青. 2003.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 *世界经济与政治*(1):10-15.
- 邵培仁, 沈璐. 2018. 新世界主义视野下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的演变研究——以中亚为对象的研究[J]. *新闻大学*(3):60-66.
- 施旭, 李婧. 2021. 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J]. *中国外语*(4):12-18.
- 施旭. 2018. 建设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理论与方法初探[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5):129-136.
- 习近平.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2-10-28]. <http://www.gov.cn/zhuanti/zggcdescqgdbdh/sybgqw.htm>.
- 习近平. 2019. 习近平谈网络安全[EB/OL]. (2021-09-27)[2022-05-0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1712042128497969818&wfr=spider&for=pc.
- 习近平. 2016. 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EB/OL]. (2016-05-18) [2022-05-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习近平. 2014.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EB/OL]. (2016-04-15) [2022-05-0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138768282024066&wfr=spider&for=pc>.
- 辛斌, 丁建新, 钱毓芳. 2021. 批评话语分析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辛斌. 2012.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认知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4):1-5.
- 张海波. 2016.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J]. 中国行政管理(4):126-132.
- 张辉. 2021. 批评认知语言学: 语言理解与接受的分析视角——再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3):31-43.
- 张晓军. 2017. 情报、情报学与国家安全——包昌火先生访谈录[J]. 情报杂志(5):1-5.
-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国军网.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全文)[EB/OL]. (2016-04-14) [2022-03-17]. http://www.81.cn/2016gjaqr/2016-04/14/content_7007225.htm.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tudies Based o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AN Yanyan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tudies serve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how to use discourse to construct, maintain, enhance security and eliminate, transform and utilize security issues, thus affecti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security. The scope and boundary of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research are decided by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ew national discipline—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nd cover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s well a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numerous fields covered by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instrumental nature of discourse analysis require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tudies adopt a multi-perspec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alyzing methods. The study of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aims to prevent and solv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issues in a non-coercive way, that is, by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that are easy to be accepted at home and abroad, it attempts to cultivate Chinese citizens'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and obtain consensus and support from other nations, so as to eliminate security threats and have a greater sa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ultimate goal of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tudies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national strategy formulating.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Studies;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construc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蒋勇军